

牧

津

卷之三十九目

任人 兼重士

巫馬期

子奇

西門豹

四見

吳公

文翁

田延年

薛宣

四見

孔融

第五倫

二見

王祥

宗資

龐參

田歆

延篤

王龔

荀淑

吳粲

傅燮

陳寵

王越

陸馥

陽州公永樂

韓滉

三兄

陳仲舉

羊陟

二兄

陳登

顧邵

袁粲

呂豫

朱公叔

胡毋輔之

徐寧

陶侃

皇甫亮

王儉

劉仁之

張忠定

十二見

范仲淹

四見

薛簡肅

四見

孫炎

任泰

姚善

况鍾

二見

牧津卷之三十九 任人

明山陰祁承燦輯

巫馬期

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
不一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
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夫子言政首言先勞一方寄命何處可以
言佚勞於用人卽佚亦爲勞矣

子奇

子奇宰東阿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老者之智而少者決豈復有疑行哉何物
使者有此識力○幾在初念事戒三思老
者之涉世久而爲慮深持重之意多故可
與言智而不可與言決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使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
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
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
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

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
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
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明○乃○治○治○乃○行○

明○乃○治○旨○哉○言○乎○處○天○下○事○惟○此○中○明○了○
則○精○神○智○慮○無○不○畢○赴○何○事○不○辦○特○聞○
從○事○喜○明○作○者○往○往○陷○此○轍○此○語○尤○當○深○
省○

吳公

吳公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西京多循吏，吳公爲河南守，史所稱述，獨薦賈誼一事，能知人則安民，古人之見遠矣。

文翁

牧津

任人

卷二十九

三

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郡，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令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領受教令出入閭巷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大凡一方風氣非旦夕所能移而教思無窮非泛施之所能化擇材敏者躬自飭勵雖僅僅十餘人而因人及人漸淑漸廣教化之隆比於齊魯所以循吏定屬真儒○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四

選僮子與俱，令吏民榮之，化導之中更有機權。

田延年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大至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惟翁歸可爲此言，然延年之識翁歸，當有

在言前者不然誇誕之士世復不少

薛宣

薛宣爲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藤薛故或以德顯或以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
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
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
張云固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
人通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
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欲宣從衆歸對妻子設酒
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夫懲愧官屬善
之宜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
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靖。

易地而俱治。最善器使。至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尤得馭吏之體。○以宣之。明作
而吏民稱之者。以清靜。何以得此聲哉。觀
其憫王立。諭張掾。於下情。無不委悉者。王
道本於人情。夫豈虛語。

孔融

孔融爲北海相。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馴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袁紹在冀州，遣使邀玄，大會賓客，客多豪傑。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曰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融之敬玄以實紹之邀玄以名不可同日語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還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乎賊劫劫又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王祥

王祥應召、呂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屬兵士、頻計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清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爲一郡兩太守之謠矣、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惜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爲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田歆

种暘始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湛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暘、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乃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暘于庭、辨詰職事、暘辭對有序、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異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延薦

延薦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惜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上

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
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
除其錄功曹袁閼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
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
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
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
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粲

吳粲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爲山陰令，有能聲，後爲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潭爲功曹，潭以疾辭，粲下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在官募民，討平山越。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傅燮

傅燮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
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
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爲
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爲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爲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廣漢郡。

王越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

元舉鄒鑒爲賢良阮修爲直言程收爲方正時
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
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陸馥

陸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
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
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
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奸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小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爲政者安可無夾輔、宓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畏憚、而神武敎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真能器使。

陳仲舉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
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
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
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羊陟

羊陟爲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飭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槩。與語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獎車羸馬間者。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詰許、謂曰、許下論議、待
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
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
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
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
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
非自矜、

顧邵

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
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
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
行、初、錢塘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
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
爲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

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
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
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
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
瞿然顧化、

袁粲

江敳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敳歎曰、風流不
墜、政在江郎、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六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稱風流不墜

呂豫

呂豫爲陳畱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卽蔡克，應元卽江統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位，陳留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爲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

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駟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爲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
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
悵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興縣
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畱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

爲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較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請德當與有中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兩爲美事景昇官至青州刺史

如此殿最考功之法乃不爲文具司牧何

患無賢

王儉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儉目送之，時殷璠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爲西兗，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
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
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
王元韶其人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
言便是太屈

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張忠定

張忠定在蜀有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
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與濃公驚譁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因畱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特忠定借此爲憐才以鼓舞僚屬耳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將汨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薛愛之，館於府第，俛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

人不知爲師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

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知己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間有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盜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

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劔送炎炎作詩以爲劔當獻之天子斬不
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
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
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累無枝複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
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任泰苦學勵行登進士授上饒縣平易近民獨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不束修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異絃誦其中暇則躬爲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以杜爭訟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百廢具舉治最一時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
詣門、賓問爲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
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
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
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
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
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
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
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善薦爲行軍司馬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以上執政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亦
亦有以自處

況鍾

況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
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
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
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
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
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

况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
然、卽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
難在不爲潛揭者所動、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 兼役法

李 惺

任 峻

宋齊丘

劉 晏

張 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 衍 五見

張 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 晔

李 縈

張 奎

王 鐸

孫夢說

趙開

章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庸

葉衡

王艮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楫

冷應徵

汪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惠

况鍾 三見

樊瑩

何鑑

王汝績

楊繼宗

六見

何文淵

郭南

張淑勵

陳恪

齊柯

牧澤卷之四十

治賦

明山陰祁承燦聲

李愷

李愷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爲上地守下
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
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愷又作盡
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
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
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爲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

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卽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糴散歛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與其爲豪強所擅則取之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歛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
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
漒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
郡卽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
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
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
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
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
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
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爲基者

劉晏

劉晏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

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便見作月）學賢

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

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

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

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

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接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

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

牧事治賦

卷四十一

四

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
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
子大悅曰卿朕之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
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國
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作
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無畱所居修行里
樸。卑。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
吏。賜。死。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唯雜書三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
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
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
歉則賤糴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
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于
蠲免某月須如于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
卽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繇是戶
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
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

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
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
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
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
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
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精力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
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者○其○甚○賤○之○憂○

今○能○爲○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流○地○上○豈○不○能○毫○末○爲○計○潤○計○而○簿○錄○其○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何○哉○廉○矣○廉○而○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尤○難○○晏○之○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

虛消息之柄者。○妙在先備陳利害而使
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
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効旦夕。
○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
價高下。卽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
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
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
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
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主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卽糴第一數，第二價卽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第二數，乃卽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

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
日知價信皆有術○劉晏貴糴賤糴之法
不專於救荒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
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
困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張綸

張綸天喜末爲發運副使兼知泰州先是江淮
發運政多不舉逋課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
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繇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戶三千州民賴之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予爲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爲兩便宰相才不須此而卽此亦見宰相才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
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
無餒色

濟困因以禁奸忠定真政事中化工手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
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
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
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
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
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冒
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煩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
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
治才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李紱

李紱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紱感其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七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蔡相度、蔡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抵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民旣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不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
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
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
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
利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
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鹽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
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蟪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徵賤徵貴、每以物情之盈縮爲度焉。有非
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
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蠲逋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
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
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

流涕

以去畱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
豈得以一味寬恤爲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
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
折料等實數使人人具曉繇是鄉胥不得隱匿
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
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臣指陳這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
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
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
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
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
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其高其直惟不得減割

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三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建議引三十萬盜五十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謝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
力已竭獨權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
時務者不能爲此言○大較國家理財一
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爲
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
爲小民剝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
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
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焉
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
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
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敎條寬科率與吏
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
纔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
贏錢卽以代辦民甚德之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爲豪民奸胥所乾

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
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
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鹽
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
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來擔俟譴帥無以詰
而止方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
買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
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
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
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
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聞家庭忠孝之訓故
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
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
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植以催役爲便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方

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媿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傭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
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
無如之何也已。○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
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強半入黠胥積隸
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邑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
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
植橘。抽人不可入。每歲里正當代之輸納。前縣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誼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

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

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掌間。○頑民逋賦，每令良吏感額捐心，此輩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繼於趨事，已無異議。役雖輕省，趨事當均，況於工鉅費多，尤宜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心爲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淞行省掾

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民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措克之弊。中書省報如民言。凡爲舡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民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淞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強之多、主計若此、可爲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爲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輪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輸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仄，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
接踵手授卽數百回而猶不倦事逸而功
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儻亦當
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顏

鄒伯顏爲崇安尹崇安爲邑別其土田名之曰
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
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
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
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
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
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
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爲四方
最。

此法卽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窒礙
難行，非獨在閭左任役之苦，正在閭右均
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惲

許惲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惲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當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諉道沮久不至郡

應徵爲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扑、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求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創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通途、凡十里、中爲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賴以溉灌、勢家多侵湖爲田、水壅不得去、雨稽

多輒汎溢。歲爲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復。湖始復舊。備緡錢三萬。歲爲築塘費。塘始永固。郡臨海道。密邇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增緡甲兵。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稅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

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寧理、慨然從之、

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卽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瞽服、畢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爲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眡○物○力○之○厚○薄○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

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爲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爲急。俗遂丕變。陞解州知州。州輸邊儲，挽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費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
憔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廩。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
出粟之地。其價相去昂甚。安所得易粟而
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
行之。

况鍾

况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
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逐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舡五百艘免買舡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白三校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僦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迺議別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需索其綜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
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
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
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
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
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旣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繇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

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
國○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
而○聽○其○齋○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
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
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逋戶攬納
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洎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回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十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舡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攘竊浥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顧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茗蕢五束茶

少許。諸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畱心民瘼。直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爲名臣。

王汝績

王汝績知絳州。絳土陋民繁。產薄稅重。績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貨緣爲奸。民茹其毒。績分爲次第。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

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續則布帛毡裘諸物
任民所齎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市帛毡裘任民所賣辦租固易然何以輸
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
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
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迺併於秋糧中
徵之後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卽移以補夏稅之

額民至今德之

可爲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顧佐薦擢知溫州府淵至首以民之利病爲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況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無不願者。於是爲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此法恐非爲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爲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賸。民多逃徙。淑勵第坵畝。履原隰。視土蠲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編戶。歲

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儲粟得轉相爲用百年敝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爲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蕪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三

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
無儲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
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真是實政

齊柯

齊柯爲温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
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
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
徵收民益苦之柯爲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

方瑞安令履畝清丈之時、民情定自囂然、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以事貴獨斷、